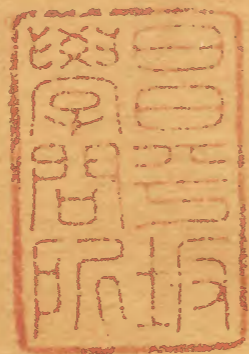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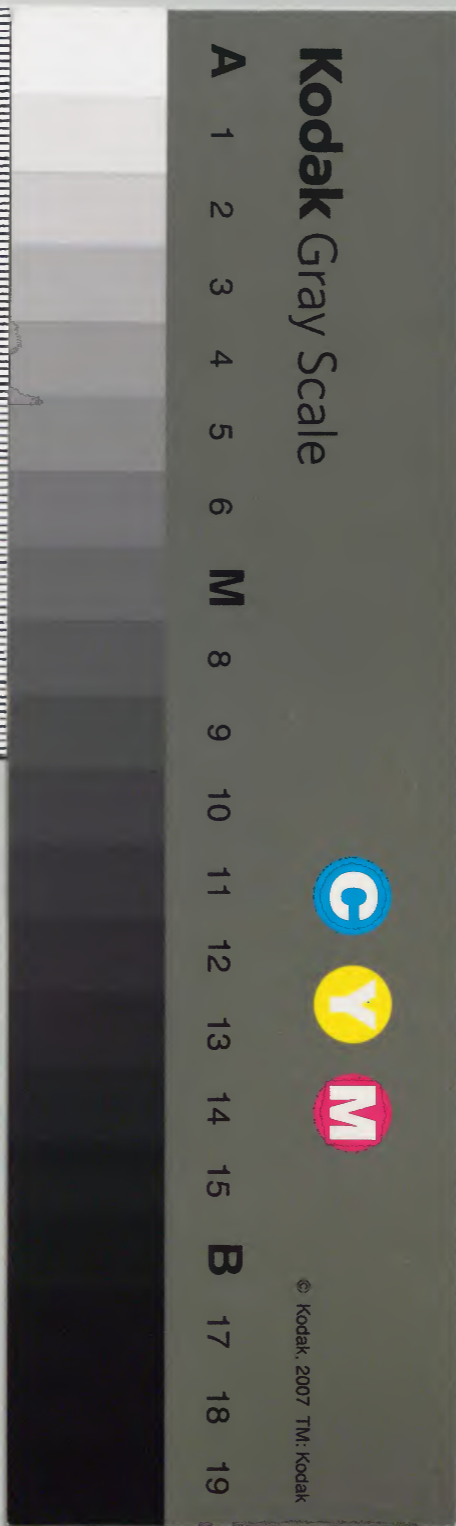
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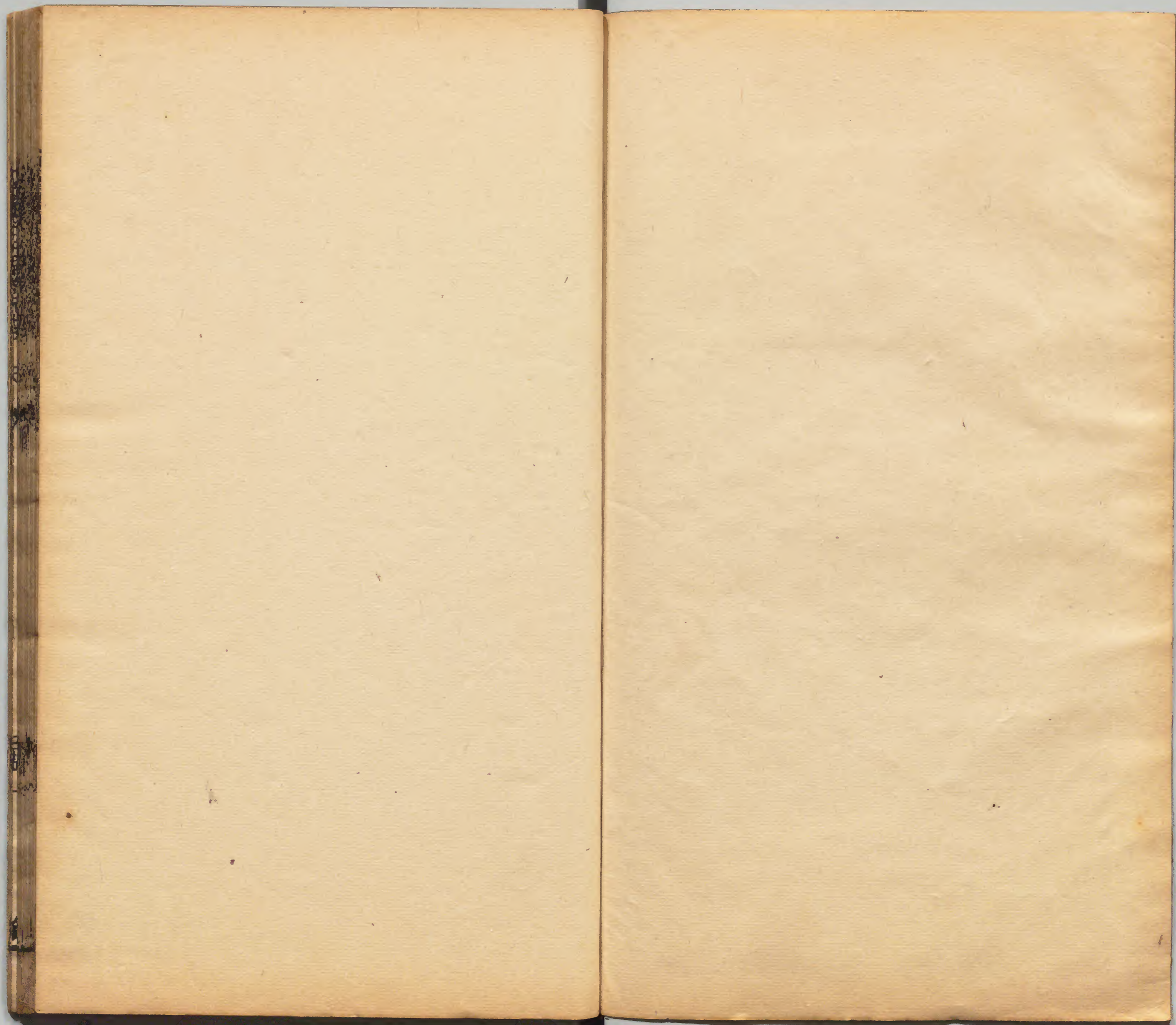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	二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	二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94)		
函號	290	118	







正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五

淺草文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直興下革

武進左丞校正

鎮

燕

燕召公奭之後與周同姓武王封召公於燕國於幽州傳至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靈王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史至趙趙肅侯

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
二十九年文公太子易王立齊宣王嘗燕喪伐我取
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
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不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
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丁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
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
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二年與楚三晉攻秦不
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子之說噲噲益
尊重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以顧為臣
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然將軍市被

與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潘王曰因而赴之破
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
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國
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
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
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
死者數萬眾人惘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張子將五都之兵
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
齊大勝燕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昭

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
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
進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
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
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
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
莒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
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
敗趙於長平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
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
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
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也王召昌國君樂聞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
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唯
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
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無以自往
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聞奔
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王不許
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攻趙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
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
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囚趙弊攻之
間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
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
十九年秦拔趙之鄴城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
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

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
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
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城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燕燕王
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
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
王嘉

荆軻者衛人也少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能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
東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

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
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
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
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醉以往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者荆軻雖游於酒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
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
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
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
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
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
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
患之問其傅鞫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脇韓魏趙
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
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
有所必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
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
燕足爲寒心又况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購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
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友置之死地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

史記左傳卷之五
傳更慮之鞠武曰六行危亟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
而怨深連結一人之怨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
怨而助禍矣夫以鴞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
以鴞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
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
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出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
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無
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
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
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
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
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宮荆軻
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
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

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
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食言也
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光已死致光之言
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
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
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
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
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
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
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

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秦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
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
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潛沫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
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
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

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
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
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
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
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
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
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

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毋宗族皆為戮沒今臣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
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
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
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
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燂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
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尚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海
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
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震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尊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
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
陛秦舞陽色變震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
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懼願大王少
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
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搥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
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
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日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
王負劍負劍逐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
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

音竊言是非家丈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田齊

附孟嘗君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為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桓之孫和遂篡齊廢其君康公立為諸侯子齊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鬬忌曰不若勿救段于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則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
奉邑皆入於田氏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威王
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
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
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
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
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
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
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魏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
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亦
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
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
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有臣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爲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爲

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遂前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不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請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比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在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
稱為王以今天下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
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
戰而三勝也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帥其衆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
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
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
戰於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
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

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
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
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
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
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
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
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燕
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
為君計者不如案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敵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
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燕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齊欲伐魏淳子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

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
相持以頓其兵獎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
立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
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煮棗將投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
救寡人寡人勿能投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
餘則魏氏韓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
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

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
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
故地必盡得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
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
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
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
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
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宋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

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
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奉韓之兵不用而得地
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
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
子多資矣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
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
魏冉致帝子以爲何知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
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
秦乎王曰愛齊也王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策
宋之利曰伐楚宋之利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

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能秦伐趙不如伐桀
宋之利故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三地危有齊西趙之
阿東國危有淮北燕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
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
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也日同韓聶與吾友
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

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
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
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
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
國白頭激游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
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
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

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
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
十九年秦來伐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
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
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
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齒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
備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怕人憐而常竊衣
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
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

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
太史氏女爲皇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
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
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
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初齊破燕兵齊國之
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
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
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

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
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若何對曰王不如因之
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
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
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
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
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
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澤也襄王卒子建建立王建立六年
趙齊楚救之秦討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則
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也
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
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也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
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
齊王勿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建國
子曰秦破焉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

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
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勿有而失天下是齊
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
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
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
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
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
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滅秦
三日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

以天下之勢不得不與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
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
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
者過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三十五年秦滅韓
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
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
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
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
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一併於
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

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立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河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立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立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侂名於我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
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
山侂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
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
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轉中山而成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
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

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
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
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
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
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
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
寡人不與聞者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
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既佐
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
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
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
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曰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
果俱轉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孟嘗君在薛招致諸
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原

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交
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
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
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
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目
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嘗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
涇陽君為質於齊以來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
客莫欲其行諫不聽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
偶人與土偶人相與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

偶人曰我生於上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
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
君得無為上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
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
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
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
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
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
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裘乃夜

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
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
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
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
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
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援之自
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
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

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
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
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
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
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
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
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
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
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

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
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
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
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
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
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
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怨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
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
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

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
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
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
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
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
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
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
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
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

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
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
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
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
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
秦是以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
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
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

史記卷之六十一
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
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
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魏附信陵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畢公佐武王有功封
於畢其後絕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
封畢萬子孫以國為氏世為晉大夫執國政傳至魏
斯與諱趙共滅晉分其地都大梁傳至魏惠王元年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
孫頌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
子緩爭太子君亦惡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
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
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或為

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
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
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
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
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
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
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
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
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
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惠王卒子襄王立十三年張儀相魏襄王卒子哀王
立張儀復歸秦魏哀王二年三國共攻秦不勝而去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恐之知耳見衛君曰請罷
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

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
闕與約斬趙趙分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
衛以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
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
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
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釋衛不
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
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
魏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

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爲君
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
吾孰以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必右諱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
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太子之自相是二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哀王卒，子昭王立。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

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亡，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
奪矣而燕不收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
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
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
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
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
兵而封田文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四年秦破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
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
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辟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矣今王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元
十一年秦拔我鄗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秦孰

昔卯堯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昔卯之賢率強韓
魏以攻秦猶無柰秦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秦人何亦明矣左右皆
曰甚然中旗馮云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卿
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
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
可以灌平陽魏桓子御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其

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不在晉陽之下
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
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
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
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
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
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而而事
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奉之強足以爲與也

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則趙不予王地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安釐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

謂秦王曰公孫喜固為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恐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王乃止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也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

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俾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

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

史記卷之六十五
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
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
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

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今趙
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
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
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
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
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
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
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
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方能竊之羸聞知
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
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
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
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家國公子卽合符而晉鄙
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
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
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矍眊
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
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
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
生侯生曰臣宜從者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
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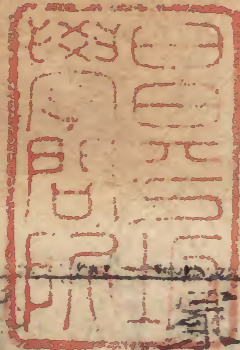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不可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騎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鄆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莫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
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
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
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
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
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

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爲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
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醉
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
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
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
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
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三十一

四

...

...

...

...

...

...

...

...

